

北伐從軍雜記

陳方之





北伐從軍雜記

金 聲 著

上 海

現代書局印行

1927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印刷  
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發行

(本書定價四角)

北伐	著者	金聲
從軍	出版者	現代書局
雜記	印刷者	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  
現代書局

\*本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\*

# 北伐從軍雜記目次

意溪夜雨

挑水的一個婦人

高陂山上

憧憬（一）

穿越火線

悼黃敬熙同志陣亡

如何度此一宵

憧憬（二）

半點鐘的人世

江東橋

驚異

魂歸何處

仙遊

閒情

聯奎塔

溫泉觀浴

兵燹記實

到達福州

## 意溪夜雨

——十五，九，廿七由汕頭軍部出發高陵——

車停潮安的時候，已經是暮烟四合，站上都點起燈兒了。

第一分站的黃站員，急急忙忙跑入軍長坐的車廂，停了一會，他就三步併作一步的去了。我問了一問會下車去探詢的楊君，知道是船還沒有齊備，而這時候的天色，却益加暗下來，且細細的洒起雨來。

車廂與車廂的鐵鈎的啣接處，忽然播出了巨聲，把我們坐在車上的人們都向前顛了顛，在我們發出微驚的突然的呼聲時，車已開行了。

到了意溪站，已是黃昏時分，對面不能見人。我下了車，在站前望了望，只見荊蒿滿眼，隨風搖拂；有數十點條明條滅的螢光，飛繞其間，頗饒秋夜的情趣；更遠的地方，只是黑黢黢的樹影，參參差差，好似鬼魅，但一經靜靜的觀察，尙能辨出是樹枝的搖撼和落葉的翔舞。仰望天空，既無星光，更無月色。時站上已舉火，所以得見軍長，參謀長，俄顧問等正坐在站內的長檯上，旁邊的衛兵，警衛得很森嚴，軍長隨身的一隻獵狗，蹣跚在軍長的足下，兩眼綠晶的向着站上的人逼望。我進了站去，想覓個可坐的去處，那知可坐處都已坐滿了，只好依舊退出。走到站的那邊，有特務營的一連士兵同志架着鎗休息着，綢製的鮮明的旗幟，隨着含雨意的秋風，飄飄蕩蕩，並發出刮刮的聲音；旗鎗的刀光，更表現着無限的軍

威。轉過了站的東邊，却是輸送隊與隨從的軍士，均在埋鍋造飯，挑水的，劈柴的，做菜的，各做各的工作，毫無匆遽和嬉怠的狀態，而飯火的熊熊之光，把周圍丈餘之地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

一陣風過，雨亦隨來，霎時架雨篷聲，戴雨箬聲，移行李聲，叫喚聲，一齊並起。我個人幸而備着雨衣，忙將他披起來，藉避驟至的風雨。過一會，雨止了，衆人的心神也恢復了未雨的狀態。

約莫十時的時候，始用晚餐。因爲自晨至夕，都未進過餐，誰都現着饑色，所以吃飯時，差不多像餓虎吞食一般。吃罷，一聲號令，又要向前進行了。

我因爲要照顧自己的行李和機要箱子，只好落在後邊。當我走的時



候，又是風雨交作，看看前隊的燈光越去越遠了，心裏就起了走差路的恐慌。· 不由得催着輸送隊趕快追跟，但是頭上的風雨這樣緊，脚下的泥路又這樣滑，這樣的高低不平，如何趕得快呢？我的目光，本來近視，更兼風雨的夜裏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走起來真是困苦到萬分。奔波了一陣，總算趕到了韓江的船埠，但衣履已經盡濕，睡處又無着，怎麼過這樣的一宵呢？

## 挑水的一個婦人

「陳同志！我們出去閒散一會。」我對陳同志這樣說。

陳同志正握着一管筆，在一張信箋上亂七八糟的塗寫，遲疑了一回，  
「去！——那裏去呢？」

這樣小的市鎮，七天來連很陋狹的街巷，都已熟識，「那裏去呢？」  
實在是難以驟然回答，當時我這樣想着。

「反正不久就要回營的，隨便走走罷！」說着，拉他同出來了。

到了韓江邊上，並立了一忽，所看見的只是行舟，泊艇，綠樹，翠

竹，和那廣闊的沙灘。隔江山脚下的一個古廟，或許是路廊，蒼涼頹廢之色宛然。在繁華喧鬧過着都市生活的人們，假使見了這樣大自然的錦繡，也許會停了足久久的賞玩，滌除他心目中的瑕穢；可是現在的我，已非初離上海之時可比，山水的慾壑，已有相當滿足，所以對此當前的景物，却絕無一種愉快的與感。

沿着江邊，順流的走下。他不說什麼，我也不說什麼，只是二人一先一後的走着而已。

在一級一級的石埠旁邊，栽着百餘年的綠竹，竹根像龍鬚似的，蟠蟠曲曲地露出在沙堤的外面，足覘它保障這堤岸的功勞。在石埠的下面是旱灘，稍遠處的淺灘上，有許多婦人，赤腳擔桶，正在擔水。

擔水這種勞力的工作，應當男子來做，不應令婦人們來擔任，我們家鄉裏，——嶧縣——雖然也有婦女們到塘池或溪江裏去擔水，但是不經見的，不像這裏所見，一切挑擔的笨重的工作，都要女子去做。男子做什麼呢？好快活啊！我心中這樣想着。

許多挑水的婦人中間，找不出一個較優秀的人，大都是粗俗的。可是其中有一個，剛從我身邊掠過，看她的年紀，大約二十七八的模樣，穿着元色香雲紗一類的褲子，白色小紋花的短衫，胸前掛着一幅罩巾；眉目整齊，面色微黃，頭上是一頭烏黑而光潤的髮。我的視線，不覺像受誘惑似的，集中在她身上。

她擔了兩隻水桶，右手捏住身前一桶的環，左手復捏住身後一桶的

環，一條扁擔，斜架在肩上。當她走到淺灘上的時候，還笑呵呵的與那一般婦人相招呼，不過我不懂她們的方言，由意度之，大概是一類朝晚寒暄之辭。她四面看了看，覺得近處，似無插足的餘地，於是前走了幾步。灘水受着她的脚一踏一踏的移動，漾成由小而大，再大，更大的連混水紋。水的深淺，已告訴她沒及膝踝，她要想把桶傾水進去，可是欲傾又止。轉瞬間，她重復返到旱灘上，肩一卸，二隻木桶和扁擔都丟在沙泥裏。

她把身子一俯，白短衫的衣角兒，隨着飄了飄，露出了腰間的肌膚，直起身來時，她右手中已從桶底拿起了一個馬口鐵的戽斗，當她把身子蹲了一蹲時，臀部的突出，恰好成了一個三角形。這三角形的女性的臀部，若給崇拜美的人生觀的青年們看了，必定會得着更新的印證；若遇了研究

曲線美的畫家，或許會馬上拿出寫生筆來寫生。

「達旦旦底旦……達旦底達旦……」一陣軍號聲，從東南角上吹來；繼着「打倒列強，打倒列強，除軍閥，除軍閥；國民革命成功，國民革命成功，齊歡唱，齊歡唱」的士兵同志的歌唱。我回首看時，他們都從橫街裏穿過去了。待我回過頭來時，她已在旱灘上挖成了一個沙孔，沙孔裏已滿滿的是水，她一屏一召陷入水桶裏，從水桶裏濺出些水點來，濺濕了她胸前的罩巾，并且濺及她微黃的面龐和淡紅的嘴唇。

「去！去！！去!!!」陳同志不耐煩似地拉我回去，並且這樣說。

「好！回去就回去。」我回答時，見她已擔了二桶滿盈盈的清水，一步一步的從石埠上來，罩巾因受濕，已解下掛在扁擔的一端，看她這樣慢

慢的走着，使我村度水分的重量的不輕，而生了憐憫之心，同時更起了：「男子做什麼呢？」的疑問。

她依舊從我的身邊掠過，穿着元色香雲紗一類的褲子，白色小紋花的短衫，眉目整齊，面色微黃，而那胸前的乳峯還圓圓地突起。她去時朝我看了看，我也看了看她。我固然不明白她爲什麼看我；她何嘗知道我看她是爲的什麼？

## 高陂山上

將殘的太陽，隱在薄暮的蒼雲中，含着秋意的西風，實在使人覺着涼爽的快感。這時，剛是工作的餘暇，我回着王秘書漱芳到街上去觀察人情俗尚，只見狹窄的街衢，擠集了做買賣的人們，熙熙攘攘，東撞西突，覺得走路時甚不方便。本來前兩天的街上，沒有這樣熱鬧，或者今天是市集之日，也未可知，反正不關緊要的問題，我們也不必去根究探詢。不消十分鐘，鎮上——高陂鎮——所有的街道，差不多都走遍了。後來從曲巷裏穿過去，巷盡處，就是山脚，一帶都是竹林，嶺下更有幾間小屋，南瓜籐



蔓附在屋隅上；瓜根旁邊却有三四隻鷄，在抓地覓蟲豸。我們慢慢的踱上嶺去，轉了兩三個山腰，就看見叢密的松林，蒼綠的灣田，林蔭間隱約見幾家人家；耳中還聽得微微的松濤，篋韻，鳥唱，蟬鳴。又轉了一個灣，路旁滿植番薯，青青的藤莖，遍佈地上，差不多已數不清畦徑。王同志指着說：「這就是地羅葡？」我說：「那裏，番薯！」他向着我看了看，繼續着說：「我們來看一看它有蘿葡沒有？」我笑着說：「這是很難爲情的，路過的人還以爲我們……」我未說完，王同志似乎很有決斷地說：「不妨！不妨！我照顧着算了。」說着前後望了望。於是我從袋中拏出小刀，向着番薯的根下，一鏟一鏟地挖起來，可是刀太小了，費時得很，乃繼之以手。忽然前面走來了一位鄉人，王同志覺得不好意思，就向着他搭

了幾句訕：「這叫甚麼？」「啊！原來是地蘿葡嗎？」「我們不知道。」我也湊着搭了幾句。他告訴我們後，就向着嶺下去了，我也停止了挖的工作，結果未曾見得一些兒地蘿葡，不過發見了一莖初期的莖。王同志剝開來嚼着說：「很嫩！」還問我：「你要吃嗎？」

過此東行，路旁多有橘類的果木，因了野草的沒徑，似乎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以此路的行人稀少。正緩步間，見林中有龍尾式的屋角，微黃的粉牆，圍繞在四週，我以為必定是一座廟，——否則，古寺——或者冷觀，那知走近時原來是一家農家，大門上還標着「山東濟風」四個大字呢。朝裏一望，有一位老翁，赤着胳膊，很安閒自適，懶臥在竹製的榻上，一手支着籐烟管，從管上的汗漬的紅痕，與銅咀上的凹凸的齒疤，至少總是十年前

的骨董。堂中有一位老婆婆，頭髮已經很蒼白了，穿着青灰褪白的寬大過膝的衣服，正在木機上織綢，——或許織布——。突然見了我們軍服革履，臂章腰帶，就停了機杼，現出驚疑的態度朝着我們望。直到那位老翁起來和我們招呼，她方才一跌一僵，一放一收地，繼續她的工作。那位老翁倒茶送烟，甚覺慇懃，不過我們不便多所煩擾，道了聲謝，也就走了。

在這所住宅的左邊，在黃泥的崗上，能夠看見前面如屏的青山，山半的人家的一縷縷的晚烟；山灣的田徑上，有幾個牧女，牽着水牛正在放牧。時遠處送來了數聲山歌，不知是牧牛的伊們所唱呢？還是另外有幾位樵夫，對着崦嵫的夕陽，映着山塘的水光山色，而發出富有詩意與美感的

歌唱？

## 惶 惚 (一)

十月八日上午十時許，由副官處轉來命令，須於下午二時，乘電輪出發，到達三河壩宿營；於是留駐高陂的人員，都忙着準備一切。

二時十分，電輪從離鎮里許的一帶綠竹的江邊，啓旋逆韓江而上。時西北風甚緊，江水簸漾，黃浪滔滔，所以電輪進行的速度銳減。一路上去，兩岸都是岩山險拔，絕少茂林；但沿江的處處綠竹，却隨風搖撼得十分可愛；有時竹林灣處，現出一曲洞橋，橋下流水潺潺，和那山村裏的犬吠鷄鳴相應和，深足使我忘却是在行軍之中。

夜十一時到三河壩。時天微雨。我們正在作上岸宿營之想，忽然奉令，只留一小部人員在此間，餘都向大埔前進，天明開輪。於是留駐三河壩的同志們，搬移行李，呼燈催燭，鬧了好久，及到他們離輪，方才寂靜下來。就寢後，只聽得四面的鼾聲大作。但我呢，不知怎地，怪難成寐，差不多把生命上的歷程，都回想了一遍。

九日晨五時，輪聲軋軋，轉舵北指，午十一時到大埔。上得岸去，行裝未卸，又趕着前進，爲的是今晚須達左弼露營。一路行去，雖然未吃早餐，午飯，但尚不覺餒。路邊時見男男女女，三五成羣，立看我們大隊的出發。從他們那種毫無驚慌的歡然的態度上看來，就很可顯出我們革命軍與人民的感情了。

後來走到一處，叫做清潤亭，我在亭內歇了下來，只見一面是叢叢密密的森林，林下一溪，溪水從山上直衝下來，白銀似的浪花，隨着犀利的岩石打迴旋；一面是一座岩山，青藤滿綴，竹枳雜生，高高低低，淺淺深深，錯落成趣。風景之佳，畫圖也不過如此。

到左弼時，天色已黑，吃過晚餐之後，就在滿是黃泥的樓板上，展開鋪蓋，倒身便睡。一覺醒來，只聽得外面，好似下着大雨，更兼着迭迭達達吉吉格格的種種聲音，連續不絕，我起身向窗下一望，原來是我們的人馬，正在晝夜前進啊！

天曉後，我們又分隊前進。所見的都是高山，所走的都是嶺路。路旁時有深遠的谷，黝黑的壑，如果失足跌下去，必至粉身碎骨。過了楊梅

地，所走的便都是下嶺，灣灣轉轉，差不多前面的人馬旌旗，近在眼前移動招展，但要走到他們所走的那裏，又須灣幾個山灣；回首看時，只見那後來的人馬，不過在嶺曲裏，徐徐動着而已。這樣險峻的山路，對於我真是第一次的經歷。

## 穿越火線

這次戰事的激烈，——松口之戰——不亞於「永定之役」。當我們尙憩息在離中奮約莫七八里的嶺上的涼亭中，已經能夠聽到轟轟的山砲聲；及到桃源坑，砲聲益覺近而且密。可是何軍長（應欽）仍勇敢前進，我們也追隨前進。

我們已進抵離火線不過一崗相隔的山腰，聽了四面的機關槍聲，步鎗聲，更兼大砲聲，及種種的作戰上的一切聲音，知道前面正在酣戰；而希望「我軍大勝」和「繳械無算」的思想，雖在汗流滿面的進行的常見，仍



在腦際盤旋。可是眼看一個個的傷兵同志，偃臥在衛生隊士的擔架，鮮紅的血，染滿了全身，——至少也佔全體的一大部分，——頻頻呼着痛楚的呻吟，有幾位綑帶止不住傷口，血還點點滴滴滲出來，流到帆布上，再流到路上，使我們見了起無限的悲憫和傷感。

何軍長的勇敢的革命精神和大無畏的氣魄，在第一次第二次東征時，已經表現出來，為大家所知道，我現在親見了「永定之戰」和這次的戰事——松口之戰——何軍長總是親臨陣地，指揮作戰，雖在四面砲火，戰事猛烈之時，他還從從容容地和俄顧問，參謀長等幾員高級官佐，計議作戰策略，真使我更深一層的崇拜與欽佩了。

我們在滿散着彈亮的崗上，在濃綠蔽日的樹下，憩息了好久，因為有

涼風的吹來，汗也收住了。這時，聽聽前面的殺伐聲，雖然還有嘖嘖地急迫的機關鎗聲，但已比較過去的時間稀少了。就是在我們前面山頂上的山砲，也停止施放，蜿蜒地從山嶺上搬抬下來。這時，何軍長嫵媚然和蔣參謀長（伯誠）計議軍事；林參謀處長（柏森）正盤着膝擬命令；俄顧問則搖着髭鬚，碧綠的眼球，朝着我們回射，嘴裏還吹着輕微的噓聲；其餘的，都各有各的狀態，在喊殺聲中度着靜默的時間。

我正注望着對面山砲隊的下嶺的困苦，忽地有人喊着：「老金！老金！」我回頭過去，原來是吳參謀澤豐同志，我向他走近去時，蔣參謀長即對着我說：「你和吳參謀一同隨我先赴松口。」他說後，又叫特務連派了一排士兵做衛隊。這時軍長的旁邊有一個士兵同志，正解開他肩背的衣

服，露出血精被槓子彈的槓桿擦去的傷痕，向着軍長苦笑地說：「軍長！我這裏被槓桿擦得這樣，好痛楚呵！」軍長含笑慰勞他說：「革命的功勞呵！」略停了一息，又說：「我令我幾個俘虜兵替代你們，」說時把手裏的馬鞭在地上劃了幾劃。我和吳參謀等幾位同志，就追隨蔣參謀長，於軍長作這樣慰勞語的時候，離開了那可愛的綠蔭，從火線裏向着松口前進。

一路行去，捷報飛來：不說是敵兵俘虜若干，繳械若干，總說敵已敗竄某地，我軍已追殺某處。所過的村落，父老都擔茶攜漿，滿面笑呵呵地歡迎我們；且翹着拇指表示他們頌揚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意思，口裏還作種種歡迎的語調，可惜我不懂松口方面的方言，無從記下來，實是憾事。

後來經過一個平坦坦的山崗，見着崗上橫七豎八的死了很多很多的敵兵，直的，橫的，屈膝的，倒栽的，種種不一，而滿地的血流則同。嗅覺靈敏的狗，成羣結隊地，奔走在死敵中間狂吠，或許報復牠們敵人經過時「不寧」的恐懼，也未可知。過了山崗，前面就有一條淺溪，小小的石橋上死了一個敵兵，我們略望了望，從屍上跨過。這時，到松口的大路，雖無敵陣，而我軍的追殺的機關槍聲，步槍聲，仍是猛烈地震撼耳鼓，因為敵兵的四散亂竄，所以我們走着的路，還是在火線之中。

要穿過火線，這是多麼危險啊！可是我們都不怕，勇敢的望着松口進行。

正行走間，忽地距離我們里許的那處竹林裏，槍聲頓起，礮礮碰碰，

烟氛冲天，半空的一切飛鳥，也向着我們走處亂飛驚避。於是我們不得不走向近地的一家人家略坐一坐。主人忙煮茶烹茗，問我們吃中飯沒有，要造飯款待，結果我們叨擾了一回茶；飯，給我們謙辭作罷。

坐了一刻，聽聽槍聲稀少，蔣參謀長即令再進。

走不多遠，左近機關槍聲，又礮礮地亂作起來，我們依舊退回到那家門口的大樹下憩息下來。只見四面旌旗，盡是青天白日，各山要隘，紮滿我方軍隊，殘敵雖特兇頑抗，不爲我俘虜，必爲我殺死，親眼見了我軍的打勝仗，真使人有說不盡的暢快！

果然，這次戰事，被我軍繳獲步槍二千餘枝，軍馬，輜重，械，砲，無算。我們於歡忻鼓舞中，到達松口。

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臨戰地的快事；同時也是達到我往昔志願上的一種夢想，我得記以時日，以誌不忘：

大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半。

十五，十，十五，於松口軍次。

穿 越 火 線

二六

## 悼黃敬熙同志陣亡

我在龍巖的時候，已經開到十四師四十一團某連損失甚大，有連長陣亡的消息，但究竟是那一連，連長是什麼人，無從問個明白。可是心中却懷疑着，——難道黃敬熙同志陣亡嗎？

今天，見到馮師長呈何軍長的報告，內說：「……楊坑一役，第二第六兩連官兵，死傷尤夥，而第六連連長黃敬熙亦陣亡……」我不覺大吃一驚。這時，鍾同志華榮，適在我的旁邊，見着我神經上忽起特殊的感觸，鍾問道：「什麼？」「什麼？」我嘆着回答說：「唉！他果然陣亡嗎？」



「鍾同志還不十分明白我所說的「他」是誰，所以接着又問：「誰，陣亡？」我迷惘中也未曾回答他，一脚便離開了這給我無限哀傷的消息的所在，走到我自己的寢處，向着牀上一躺，腦筋中只是盤旋着「他果然陣亡了嗎？」

匆匆的白天，已很快地過去了。黃昏的月兒，抬頭就能看見；市上的喧擾，也寂靜了許多；我倚着窗對着月色出神，夜色的蒼涼，星光的明滅，不覺又撥動了我日間的傷心的愁緒；更兼秋虫淒淒切切的叫着，那得不使我起無限的惆悵？惆悵着：

「……楊坑一役，第二第六兩連官兵死傷尤夥，而第六連連長黃敬熙亦陣……」

「唉！敬熙同志，你果然陣亡了嗎！」但是你死在楊坑的何處？彈中

身上的何部？現在埋骨何地？我還一點不知道呢！若果使我能親見你的傷口，流出革命的熱烈的鮮血，我或可割破我的衣裳把你的傷口紮縛住。若果使我能親埋你的忠骨，我一定一鋤一耜地，把黃土掩高了你的新棺，使山狐野兔不易侵入。如今呢，我只能望空的懷想你，哀傷你，至多不過對皓月洒清淚而已？

唉！敬熙同志 我知道你是陣亡了！！

回憶我在高陂的一個午後，在熱鬧的一條小街裏遇着你，還是你先招呼我，我們在路上談了一會，我就邀你到祥泰的樓上的我的駐處，暢叙了好久好久。我還記得那時候的你，右足生了濕病，一蹣一蹣的甚不方便，在上黑暗的樓梯的時候，我還攙着你。你會說：「不要客氣！不要客氣！」

我又記起，當我們要分別的時候，互出日記冊寫了一個通訊處以便將來的通函，今天我從我的日記冊，翻開一看，分明寫着「十四十一團六連黃連長敬熙，」你的藍色的鋼筆的字蹟，依舊鮮明，依舊活潑，但要想你再來在我兩日記冊裏寫這寥寥的幾個字，已是萬不能了！已是萬不能了！！那次，我也親自在你的日記冊裏寫着「……：金聲」幾個字，現在也許已經和你的腐化的肉體，漸漸地一同化成泥土吧。我固然休想作書寄「……六連……：黃敬熙；」你也再不能夠看你日記冊裏的我的字蹟了！

唉！敬熙同志 我知道你是不能再生了！

在左弼的一夜 我又遇見了你帶着隊去放夜哨。次晨我起來得很早，立在行營的路邊，又遇見了你，我重重的叫了你一聲，你方才停止了你前

進的快步，回身與我握了握手。我問：「你到那裏去？」你回答着說：「我剛從收哨回來。」我再問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你說：「沒有，」舉一舉手，一聲重會，匆匆忙忙地率着隊伍前進了。！這就是我們的末一次的訣別。唉，誰也想不到這一次竟會成我們的最後的訣別！

唉！敬熙同志！我們將從何處再會啊！！

十五，十，十六于松口行營南窗燈下。



## 如何度此一宵

若不是昨夜船中之受風，受寒，今天必不至頭昏脚軟，二管鼻孔像封鎖一般的怪不通氣；又何至於自己做醫生，親手開藥方，去買老辣的薑湯來喝；更不必蓋着棉被毛毯，重重疊疊地在裏邊發戰。

我這次的從軍，除却希望國民革命早日成功，三民主義早日實現外，關於私人的，只希望我不要生一些兒疾和病。我看見了多少生病落伍的同志們，在大路的旁邊的亂草間，高嶺的脚下的岩石上，或者冷落的亭子中，破舊的雨篷裏，一聲聲的呻吟着，無人照顧，多麼可憐而淒涼啊！

可是病之神，偏要不速而降，連你最低限度的希望線，也要衝破。病之神啊！你要來光顧我，我現在雖已力盡神疲，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會驅除你的！

模模糊糊，朦朦懂懂的睡着了，到了醒來，只聽見，杯盞叮噠，箸瓢交架，接着：

「你喝？」一個人說。

「我不要了。」又一個人說。

「他太客氣呵！」另一個人說。

「吃！吃！吃！」又是另一個人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那時，我覺得熱已減退，轉身開眼一看，原來他們正在喝犒賞酒，興高采烈，暢飲酣談，好生快活！一個人，假使他抱着一種的感想的所造成，的環境處於另一個不同意志的境地，每致感覺着深刻的不適，必定離開這一個境地爲快。所以我立時拋開了被，離開了這個「興高采烈，暢飲酣談」的境地，寒寒戰戰向着另一室走去。

夜餐，我只吃了半碗，還是勉強嚥下。同桌的都望了我一眼，但依舊像很感着飢餓似地吃他們的飯。「你們一定奇詫我今天吃得少了，可是你們知道我昨夜在船中，受着風寒生病沒有？」我於他們看了我一眼之後，這樣想。

天氣這樣冷了，棉被兒又薄又小，如何度此長宵！近日來每到天氣漸



漸暗下來的時候，老是這樣想。尤其是今夕顧慮得格外厲害，因為夜間的寒冷，確是使我生病的唯一原因。

黃昏已過，鐘鳴九下了。熱後的肢體，難道能坐以待旦嗎？不由得不能鋪開小被並將一條線毯，抖了抖塵埃，纏裹在腳上後，向門板構成的床一躺；一手把小被蓋於身上，馬馬虎虎地在「如何度此一宵」的感想中勉強睡着了。

精神疲倦，怪會做亂夢。我夢見我的親娘——寄母，慢慢地和我談話，不減生前雍和的態度；夢見和一面麻髮簪，年可十五六的少女結婚；尙有其餘種種奇怪的亂夢。我醒來之後，還把那和面麻女子結婚的夢境，思量了一遍，心裏覺得十分好笑。

纏在腳上的線毯，不知什麼時刻，落在地上，想來必定在我因不願和面麻髮聾，怪難看的女子結婚，鵝拳頓足和家中人吵鬧的怪夢裏跌下去的。二隻腳覺得冷冰冰地好麻木，這或許是醒轉的原因。我彎起身來，拾起了線毯，依舊纏住腳上，更把半即半離的被兒向裏面拖了拖，當我掩蓋停當，已經打了好幾個寒噤，心裏只是想「如何度此一宵！」

背脊骨上的寒冷，像刀樣的刺進來，一覺醒後，原來身上已沒有了掩蓋着的被。這是我不能咒詛大公的以寒冷來作弄我可憐人；應當責備被兒太小太薄，蓋不到全身。前次醒來，不久就睡熟了，這次醒來，足足一點多鐘，還未能入睡，越是轉側，越感覺寒冷。睜開眼來一看，天半的明月，正照到庭裏的紫荊和梧桐上面，分得出它門的一枝一葉，隨着寒風而

微動。牆脚下蟋蟀的淅音，不因着夜寒而停止，正乘着萬籟的寂靜而淒淒唧唧的長鳴。

蟋蟀呀！

不要鳴叫罷！

你鳴叫時，

將更添加了我寒夜的淒清，

更撥動了我關不住的鄉情。

天氣豈冷何厲害，剛才睡着，又給它冷醒了。這時約莫一二點鐘的時分。我沒法想，起來添了一件絨線的馬甲，看看滿室的光輝，雖然照見同室睡着的各人的睡態，可是仍是月色。睡了後，心裏又是想，「如何度此

一宵！」接着還想：這件馬甲是午弟贈我的……我在汕頭，無論什麼都丟了，只這件馬甲，和娥手繡的「同登一枝春」的枕單，尙不嫌破舊煩瑣，帶在身邊……。現在午弟和二位阿哥，都在上海；娥，和雙親，明弟，都在家裏，我恨午弟不多送我一點像絨線馬甲的一類東西；更恨娥，只有這一點枕單，在我身邊，——不然，見着了東西，真安慰，好像見面……。我將來送人，必定取可穿可用的東西……想着，想着，不知何時已入睡了。

叮！叮！叮！……這分明是梟鳥兒鳴了。鵲，鵲，鵲！這分明是喜雀兒噪了。達帶！……底帶！這分明是催起的軍號吹了。開眼一看，果然微微的陽光，照上牆端，牆邊桐葉裏，滿是秋露；那桌子上的洋燈，却尙半明半滅的點着。

「如何度過此一宵，」總算度過了。

十五，十，廿二，大埔縣小校營行。

## 惶 惚 (二)

我們在松口，大埔，兩處，一連休息了十有餘日，每個人的心裏，全都感覺着厭悶起來，爲什麼還不乘敵軍大敗之餘，趕速進攻，差不多成爲每人思想上的焦點；同時希望出發，也成爲一種急切的需求。

我早知道有「冬」日全軍出發的消息，不過未見命令，總不能十分相信。到了十一月一日午後，命令下來了，大略是說明日（二日）向永定前進，在永定宿營。這一夜，各人都整理着自己的行裝。作一個出發的準備。我呢，略一整理，就去睡了，爲的是知道由大埔到永定，這一條路，

都是崇山峻嶺，不良於行。想保養些精神，誰知晝夜頗有些寒冷，輾轉到三更，方才合眼。

二日晨，天未黎明，就統統起身，六時半，就向着永定的大路進行。午刻，到了左弼。左弼，是前次攻永定時我曾在這裏宿過營的，距今不過半月，舊地重臨，心裏自是有一番感想；而且那個時候，我軍與敵人正在永定城外，激戰甚烈，勝負未分；現在呢，却一直可以到永定宿營了，這是何等快意的事！

正在行走間，忽見路旁倒臥着一位同志，面色蒼白，呻吟作聲，好像中了暑氣，我見了，心中很覺不忍，乃叩問他的病狀。他慢慢地抬起身來，斷斷續續告我以中途生病的緣由。我安慰他說：「行軍原是困苦的

事，身體軟弱的人，每難支持，同輩中，事實上又不能并攜你，陪伴你，確是苦啊！」他垂一垂頭，應着「是」，仍復坐下去，一聲聲呻吟着。我問他「要茶嗎？」他一邊說着對不起，一邊從我手中，接過茶杯，一喝而盡。我再問他「需要什麼？」他感謝地說：「不要了，謝謝！」臨走的時候，我安慰他說：「你走不動，慢一點罷，好在離永定沒有多遠了。」

未達龍巖，已經天暗，但是到永定城，還有五里路。看着天上的星兒，一顆顆閃閃地發光，面前的山，黑層層竟分不出高低，紡紗蟲卻鑽在亂草叢間，爵爵遲遲地鳴叫着。

達永定後，借宿於該縣的縣立中校，草草的過了一宵。

三日傍午到湖雷鎮，只見大小店舖，懸着黨國旗歡迎，市民一齊擠在



舖上巷口，看着我們而微笑，私語，驚奇。出了湖雷鎮，一片平原，金黃的稻色，隨風波動，那立在田心，農人用以威嚇麻雀的草人，二隻箸葉的手，因風吹動而刮刮地作聲，但是麻雀們却不因他的威嚇而遠避，仍舊一羣羣稻田裏亂嚷，等到我們從田邊經過，方才吱吱的叫喚着一齊飛去。

是晚在撫市的一座天后宮中宿營。我因為遲到，未得鋪位，就與吳澤豐、岑德薄二位同志同牀。半夜裏，吳同志醒過來，迷朦中摸着我的額角當作熱水瓶，我給他摸醒後，忙問：「什麼？」他醉後乍醒，帶着乾燥的喉嚨，送出「茶在那裏」的一聲。我指點他熱水瓶所在的一張桌上後，一翻身，又依舊睡着了。次晨，我想着昨宵半夜裏吳同志的故事，心裏覺得好笑。其實呢，假使我昨晚不喝酒，或者喝而微醉，必不至這樣的。尤其是

當他喝得初醒的時候，向着空同志叫大哥，向着我叫老弟，并訴說其心中的抑鬱和家境，使我生一種命運的同情。

四日下午二時，到達適中。我們宿營的地方，是一座傍着山麓的文昌閣，閣邊建一樓，樓的正面，橫有木檻，憑檻一眺，錯落的農舍，森森的果林，紅紅秋楓，都能望見。

安頓了行李之後，我一個人踱上閣去，只見門額上寫着「更上一層」四個字。我心裏正嫌它徒套古人舊句，不覺已到閣上。見四柱都掛着木刻的柱聯，正中一個神龕，充滿着烟塵之色，已經古舊不堪，裏面獨腳金雞式的立了一個魁星，右手握着木筆，伸在前面，二隻眼睛，脫稜稜好生威武，此外也沒有什麼別致。神龕前一式的雕窗，探首窗外，見夕陽將下，

彩雲籠罩着疏林茅舍，紅一道，青一道，漸漸隨暮色而消散。這時，從窗外送來了嗚嗚的軍號，和蕭蕭的馬聲；并聞犬吠的聲音十分喧囂。

由適中到和溪的路程，據說是三十五里，但走的是山路。六日在金山野宿營，七日仍駐原地休息，八日始向南靖前進。因爲在那龍潭公路所造的尚未完功的永豐橋上，擁擠着耽擱了些時，所以未達宿營地，天就黑了，幸汪同志擊了火把來接，走起來方便利得多。

九日上午八時，奉命開赴漳州。由南靖到漳州，本有汽車可坐，這天，因汽車不夠分配，我們幾個人仍是步行。到了天寶附近，叫到一隻載炭小船，我們就一夥兒搭下去；但是溪水很淺，船量過重，所以時時有擱淺之虞。擱灘的時候，我們也曾赤着腳，一齊下水，你擡我拖，真可說是

「同舟共濟」。

半江裏，雷成章同志唱起「蘇武牧羊」來，聲音着實淒清哀怨，我和吳同志還和着唱了一回。

上午十一時到漳州。

十五，十一，十二，漳州。

體

德

四八

## 半點鐘的人世

我剛從西邊廂房的禮堂中，看了幾盆綠茸茸的素心蘭回來，轉過了月洞門，到得第三進的正廳上，陡見一羣兵士，團團的圍繞着，頭都向着東邊的廂房，好像看什麼驚異的偶見的事情。在人叢中站着一排全副武裝的兵士，刺刀都明晃晃地插在槍尖，子彈帶十字交的纏在兩脅，雖然「稍息」着，却穆然無一點聲息，一種嚴肅的威武，早使我打了一個寒噤。是什麼一回事呢？當時我心裏默自疑問着。

我記憶着了，一定是在：「槍決逆探」「驗明正身」。

軍法處的法庭，在汕頭的時候，我曾看見過有公案，有法官席，錄事席，……「法庭」這一塊匾額，釘在公案臺上；雖然是有幾分「法庭」的威嚴，可是今天，我見了這裏的「法庭」，那一塊白底黑子的小匾，只覺它充滿殺氣；並好似籠罩着一種「譴問！……碰！……一個倒在草地上的屍首，流着鮮紅的血，胸部還在一突一突地突……」的我舊日曾經看過槍斃人犯的情形。

霎時間的回思的幻象過去後，肅肅殺殺的情形又畢現在面前。我心裏雖然因之而跳動得厲害，甚至全身的血管，都向上湧，二耳的尖端已熱得發癢；可是我總想着「着懸決的囚犯，是怎樣的一個人——生得怎樣。

他們——士兵們——的膽子，大概是比較我大罷，或許是「司空見慣」，

也未可知。否則，爲什麼老是擠在法庭門外，把我的視線遮斷呢？我不覺腳跟踉了幾蹣，但是依舊看不見囚犯的什麼。

這時，我已在總值星官室了。從總值星官室的南面的玻璃窗中可以望見法庭外圍觀的人們，並且能聽到他們接頭瞞眼的一二聲的私議和問詢：

「馬特皮！偵探，該死！」

「送死的，好大膽！」

「那一部拿到？」

「老百姓來報告……」

不多時，見法庭門外的觀者移動了，散開了。接着「軍法官呀，你救我的命呵！」的求生不得的哀聲，刺進了我的耳鼓，使我全身不覺一



冷。纔見兩個士兵擁着一個人，黑絨小瓜帽兒，戴在額角一邊；兩手反縛着；身上穿着馬褂，夾袍；褲管已拖到地上，差不多穿鞋與否，都難以看明；面孔的顏色，已灰灰白白，一無生氣。他出庭後，向着對面的人叢望了一眼，就俯垂着頭，下了石階，同時，長嘆着說：「軍法官呀！我的兒子只有四個月呀！唉！我的兒子只有四個月呀！」

石階下的地上，擺着一瓶酒，一碗飯，一隻空碗，飯上有一個圓的饅頭，和一些菜，一雙竹筷子，却插在飯中。他走近時，一個士兵就俯身拾起空碗，并酒瓶，將酒瓶內的酒，傾在空碗裏，倏忽間已滿滿的一碗了。隨手送到他的嘴邊，只見他開着口，立刻飲完了。那位士兵又把瓶中的酒，再向空碗裏傾，再送到他的嘴邊，他依舊垂頭滿飲。後來拿着饅頭

給他吃，他却搖一搖首，表示不要的意思，其實將死的他，還能飲食嗎？他的所以狂飲的，多半是他想借酒力以減少他的死的畏懼罷了。他喝完了酒，那位士兵就把那隻經他飲過的酒瓶，向地上一擯，頓時碰的碎了，一面擁着他走上大廳。當他跌跌倒倒，跨上大廳的石階的時候，連聲嘆着說：「走不動呵！」「我的兒子，只有四個月呀！」我聽了，全身又爲之一冷。

軍號聲吹了，一排全副武裝的士兵，押着他出行營去了，惟有那「求生不得」的哀聲，却好似仍在我耳朵裏，深深地留着，令我心驚，令我身寒。

半點鐘後，在我的辦公室外面有兩個勤務兵說着：

「你剛才到甚麼地方去？」

「我去看打靶。」

「打中在那裏？」

「打中在後腦根，從右眼穿出。打了兩槍呢！」

「什麼？打了兩槍！」

「第二槍，打在前胸，他才直挺挺地一動不動。」

十五，十一，十七，濰州行營。

## 江東橋

從漳州坐始興公司的長途汽車，向東開行，到了極東的終點，前面就阻着一條江，江上有一座很偉大的古遠的石橋，這橋就是江東橋；也就是一星期前，張毅的軍隊斷橋負固，抵抗我軍的江東橋。

橋的二面，便是高山，雖非懸崖絕壁，却也十分峻峭。橋下的水，但見綠碧碧地，不知深到什麼樣子。橋中有一亭，額文是「金湯保障」。亭可登臨，那天我過橋的時候，看見這橋亭的裏面，像塑有什麼神像似的，可惜我因趕程前進，未會作一度之登眺。全橋構成的要素，盡是堅而硬的

岩石。橋樑的偉大，差不多每條都有七八尺的闊度，并且都未經過石匠的鑿平的工作；說到它的長度，每條至少有二丈餘長，不知當初造橋的時候，不知怎樣能將這巨大的石橋之樑，移到橋樑上去一條一條架起來，這真使我驚異，佩服。橋樑由岩石疊成，凸凸凹凹，斜傾着並不整齊，荒蒿，荆棘，杞子，……却都在石縫裏生長得茂茂盛盛，蒼蒼鬱鬱；而每次水漲的水痕，黃的，紫的，在荒蒿間凹凸處很鮮明的留着。橋的西端有一座廟，這大概是祀橋神約。如果是紀念造橋的先人，這倒很有點歌功頌德的深意。

橋的中間有一條石樑，已被萬惡的軍閥——張毅炸斷，傾倒在水中央；但是石樑的兩端，尚戀戀地靠住樑上，好像是受傷的孩兒，向着母親流淚

而呼痛；好像是喪夫的寡婦，悲嘆自己孤苦的命運，真的，它終不會再有一天架在石樁上了。在張毅的意思，他本想阻止我軍——國民革命軍——的追擊，其實，即使炸斷江東全橋，我們終是要追擊的，不過這樣偉大高古的建築物，徒給毀傷了，徒給毀傷了！

十五，十一，十八，作於角尾村

江東橋

五八

## 驚異

午後的大陽，早被一朵一朵地移動的黑雲遮蔽着了。含雨意的涼風，迎面吹來，使我中心着急，恐怕中途淋雨。若不是土人告我們以離角尾僅有「挪里」的路程，——挪里，方言也，即二三里的意思。——我們至少要鞭着自己的腿，向前奔跑。走不多時，所謂角尾鎮，已在目前。進得村去，見第一家黑漆漆的門上畫着這樣的標記，并且寫着下列幾個字，——「總指揮部由此直進。」

在一條濃曲的里巷裏走時，鼻覺裏只聞得是毛廁的臭氣，這不得不佩



服我們貴國人老廁經濟學的原則，是「造在路邊」，而且會處處皆同。

迎面有一位妙齡女郎，穿得花花綠綠，偃背地坐在石槌上洗衣，手掌間相互地夾着衣摩擦，肥皂的白的泡沫，在她的纖手上附務着，雖然距我們還有十餘步之遠，而這一點點却看得很清楚。

當我們走近時，她即回過頭來，白白的微圓的面龐，灣灣的眉黛，絳紅的嘴唇，額上且覆着一縷短髮，模樣兒可算不差。

好奇怪！想不到這樣一個市鎮，會有這種專供男性機械似的洩慾的可憐的伊們。當我見那位洗衣的妙齡女郎所在的一家門首，黏着鮮紅紙寫的什麼堂，什麼小蘭紅筱花香月中仙等的艷名，艷名下署着更大的「女史」二大字的時候，我就抱着驚異的態度這樣想：是男性的罪惡呢，還是伊們

的自趨墮落？或者還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緣故？

十五，十一，十八，倫尾

壽

異

六二

## 魂歸何處

鼻孔裏感着一種異氣，禁不住睜了幾睜。最後覺得這觸鼻的異氣，多半是屬屍類，并且斷定這氣的發源地，必定在前面，因為風是從西邊來的。

果然，轉了一個山灣，穿了四五坵山田的狹陸，在杉蔭下的路旁，發現了一個死屍：同時所謂異氣的屍臭也侵襲得格外厲害。我立刻伸手向褲袋裏取出手巾，掩住鼻管，默默的走上前去。可是在我後面一個心直口快的衛生隊的担架兵，停住了腳，回首向着同伴們高聲地說：「唔！死屍，

臭得很！」他正喊得起勁，不提防右肩上的担架，已失其平衡而傾斜，「喀」的一聲，打在另一個矮矮胖胖的担架兵的頭上，於是那個矮矮胖胖的，忍不住叫了「嘩喇」一聲痛，惹得前後的人哈哈大笑起來。

一會兒，笑聲停住了。死屍已近在脚跟。他們都略看一眼，掩着鼻邊去了，獨有我却立在屍旁，仔細的看了一回。只見他——屍——枕着一個小小灰布的包袱，包袱邊有一頂箬帽，穿着一件青色土布的單衣，單褲；一隻脚直挺挺地平形展開，一隻脚彎曲着，足趾上還套着草鞋；兩隻手都按在胸前，而十個手指，黑僵僵好似酒家嚴冬時掛在外面的臘雞的鷄爪；面孔正平形他仰着，膚色已轉黝黑，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，兩頰高高地突了起來。有許多蒼蠅和細的白蛆，在那微睜的眼邊，露着齒的口中，嗡嗡蠕蠕

地爭擲着。爭不到眼角和唇際，却鑽在鼻孔裏了。從他微睜的兩眼中，可以看出淡白得像盤殮中的魚目似的眼珠，老是看着天空。

你莫不是有不自之冤嗎？你莫不是有老母在堂嗎？爲何你口眼不閉，老是望着天空？抑或你有愛妻愛子在哭嗎？你魂歸無處嗎？你頓熟識者爲你通一家訊嗎？當時我這樣想。可是不認識你，雖然憐憫你，也只好任你閉着微睜的雙眼，淡白得像盤殮中的魚目似的眼珠，老是望着天空。天空中的太陽，好像憐憫他，從一斜斜地杉葉縫裏，把它的陽光，直射到他的全身上；此外只有一陣陣的西風，傳播他的屍氣於近嶺的人家，誰還知道他暴骨的悽慘，露屍的可憐！

我不忍極了，常離開他而前進的時候，還深深地看了一眼，脚步動

時，那蒼蠅却嗡嗡地驚起來。前走不數步，在荒草叢中，又見了同樣的兩個死屍。這時，我心裏滿懷疑，爲甚麼死在這樣崇峻荒涼的嶺上呢？爲什麼有三人之多呢？若不是埋鍋造飯的幾處炭灰，和曾作寢處的散亂的稻葉，告訴我以此處曾駐過周蔭人部的軍隊，我那裏會知道他們是無辜被拉之挑快虐待致病而死於他鄉呵！我想：他們是死了，是永無還家之日了。他們的父親，母親，妻子，兒女，說不定還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在盼望他們回家，也許會得立在門前，哭着頻詢他們的兒子，丈夫，爹爹的消息。

如果他們來問我，我一定誠懇懇地告訴他們說：「狗尾嶺上，曾存三個受虐致病而死的挑快，因無人收骨而暴露着屍體。」

註 篇中所述乃在十月十二日回師松口，過狗尾嶺時所目覩，後以跋涉長途無暇擊之於壘，今次同安，征鞍稍卸，乃握管記之，深嫌爲日過久，當時慘象，未免有所遺忘耳。



魂歸何處

六八

## 仙遊

我們那一晚，宿營於帽頭街。由帽頭街到仙遊縣城，據說有十五里，但是次日走起來，一定就到，誰都說近便得很。當我到達仙遊城時，就看見用石築成的高高的城牆，城牆上的雉堞，都是紅磚，雖然有幾處已經坍塌下來，却是存在的多，比之南靖，同安，已高出一等了。

由東門至西門，有一條大街可通，比較鬧熱的市場，在西門城外，什麼洋貨鋪，也開設在那裏。街市的盡處，新築成一條汽車路，沿着城牆，一直可達南門。南門外却冷冷清清，沒有什麼店鋪，不過有一流溪

水，溪上造着石橋，走過橋去，就有一個汽車站，坐着長途汽車，可達楓亭。如果要到惠安，泉州去，也可以藉這汽車，省却六十里路的奔走。

東門一帶，更較南門冷清，只見一間間空着的頹廢的房屋，却没有居住的人民，詢之老百姓，說是連年兵災匪禍，避的避，死的死了。出了城外，有小小的河，河水已涸，菱根荷葉，一堆堆地堆在上面。

城中有田有地，並且有許多荒蕪的隙地，足見城內人民生產力之弱，或者是工商業不發達，不能把鄉間的人民移來，亦是一因。全城無一宅高大軒敞的房屋，據我所知道，聖公會的一所房子，要算「首屈一指」了。

婦女的衣服，崇尚紅色，要是到街上去走一次，多少總可以看見幾個穿着鮮紅的衣服的婦女。在她們以為時髦，在我看來，只覺俗氣。婦女們

以桃紅色的呢布或者絨綢，做起襯衫來，着在貼身，在露出的領角，袖管，衣襟上，有時還看得出一點相映的美。但她們只知道着在外面，還成什麼樣子呢？有許多婦人，還纏着腳，可是纏腳的手術，太不高明，小雖然小，却直筒地圓骨骨地像紹興師爺的潮柵管頭了。我想，如果給遊歷的外人見了必定要攝張像片寄回到他本國去，作報章的材料，聚會的談助。我希望仙遊有識的青年，快快提倡廢止纏足，把這敗風惡俗改易過來。

在仙遊城內，我尙未見過穿木底鞋的婦女，在溪尾，洪瀨，大羅溪一帶，多見有穿紅色花線的木底鞋者，比較直筒筒地圓骨骨地，還要惡俗到萬分。

仙遊北門的情形怎樣？我因無暇，不曾去觀察過，所以記不出一字

來。

仙遊 卷二

十五，十二，七，永泰

## 閒情

到仙遊以來，已經有五天了，日常總是在聖公會內的牧師住宅的樓上西偏一樓，八九位同志，擠在一塊兒辦公，祇有到了傍晚夕陽西斜時才和幾位同志，一同出南門外去。過了石橋，散一回步，便覺得舒適得多。但可憐暮烟漸合，城角又是燈紅，不由得不回到那西偏一樓的喧擾煩囂之生活的幕中。

今天早晨，偶然走到那住宅的後面，繞過井欄，即見矮矮的短垣，深綠色的龍眼樹葉，高出牆外，雖然因寒露之秋侵，不免有幾片焦黃的枯

葉，但仍不減濃蔭的色彩和景緻。垣門半扇掩着，半扇斜倒在垣趾，我側身進去，原來是一座後園，只覺得悄悄靜靜，清清幽幽，暖融融融，引人入勝。園的四周，成行的植着龍眼樹，樹根蟠蟠曲曲，露出在地面，這是因爲下雨時雨珠從葉兒上滴下來，把掩蓋着的泥沙滴去了的緣故。全園鋪着黃沙，平坦地真是好一座園子。

我靜默地朝着初上的太陽，立了一回，不覺有點和暖起來，最是面部，首先覺得。轉了一個背，看見沙地上有一條斷枝，於是把牠拾起來，像握筆管似的捏着，在淺沙中，有意無意地亂畫；及到自己覺得討厭，方才停止。我前前後後的走了幾步，不覺走到了短垣旁一株隣家的籐花覆蔭之下，見青而尖的葉，紅而細的果，十分美麗。枝葉間的蛛網，還晶瑩地

有許多露珠，雖然太陽已照射到了。

雄鷄啞啞的啼聲，從外面傳來；麻雀兒在住宅的屋角鬪嘴；此外却並無一點聲息。忽然丁丁地響處，走進了一隻帶鈴的狗，牠在垣腳尋了一尋，就在一株龍眼樹下撒起尿來。我一見，心裏有點怒恨，立刻找到一塊石頭，向着牠投去，牠正在撒罷，用後脚在地上彈的當兒，恰好中了牠的背部，轟然一聲叫，便叫着逃去了。我曰幸我的石不虛擲，不覺一笑。

脚跟下看見了一塊瓦片，對準了一塊踢去，只見那瓦片滾到三尺多遠。追上去又踢，隨走隨踢，沙沙地到這邊，沙沙地到那邊，玩了足有一刻鐘之久。這是在小學校時的玩藝兒，現在又重演了。

當我從那半掩的園門側身出來時，園中仍是悄悄靜靜，不過太陽光已



有照到全園的趨勢。

即

情

也

十五，十二，二，仙遊

## 聯奎塔

六日的早晨起來，開了臨南的小窗，頓見一處孤然聳峙的古塔，在對面岩山上。塔的上半層遮住了一層薄霧，塔的四近，有一株一株稀稀落落的樹木。塔的右邊的樹蔭下有一所房子，看去蒼頡得好像古寺。

我不覺憶起我舊時的情況來了。我曾記得那家居的二年秋季，在東偏的樓上，設了一個讀書室，壁間掛了一些山水的畫幅，案上陳列着愛讀的古文詩籍，我每晨起來讀書的時候，開了窗，就見到亭山上的花田塔，來伴我的狂吟低唱。自從我到上誦以後，終日給資本家所迫勒，清晨起來，

就要與同命運的軋軋的機聲震動相周旋，那裏還有「清晨塔伴讀」的少年時的逸趣；而塔緣之與我相隔絕，一算也有好多年了。今晨得重復與塔影相見，雖非舊時的塔，却很有一種耐人追思的穩然的快意。

午後五時許，我邀了O同志，到那座塔裏去看一看，是否同花田塔那樣不能登臨。走出大街後，就下了石埠，跳上小小的渡船，不消五分鐘，就渡過了溪——南港溪。上得岸去，就是那塔所在的山脚了。山脚下是漲高的沙灘，土人種了些菜蔬，還有荔枝一類的果木。穿過了沙灘，便有幾家人家在嶺的下面，門前有一二株橘樹，我朝上看了看，可是並無一個橘子。嶺並不十分高，所以要上山巔，是很容易的一回事。

山巔有一個路廊，內中供着「觀音大士」像，是泥塑，還是木雕，我

實未仔細觀察過；但是柱上壁間，却懸着許多有靈有應的恭維的頌額。大半已是陳舊不堪了。穿過路廊，有一條下山去的嶺路；要想到塔裏，還得從這路廊的西面的石砌的曲徑上走過去。

塔有七級，每級有欄，目測的高度，約在一百密達左右，全塔係石構成，沒有一塊磚瓦。八角形的每一級每一面，都雕有神像，坐的，俯的，袒腹的，微笑的，騎虎的，莫不栩栩如生，原來就是佞佛者所奉的十八羅漢像。塔的最下層的石門，向北而開，正對着永泰縣城。石門上鑄着三字：「聯奎塔」。立在石門邊一望，不僅永泰城內的高高低低的一所一所的市房，看得明白，就是那靠近山上的幾家的園庭內的所栽的花木，也能分出一點紅花綠葉來，這是因為居高臨下的緣故。最觸目的，就是那幾座

巨大的洋房，嚴冬不凋的綠樹，半遮着樓上的月洞形的窗櫺；窗外的檻上，晒了紅紅地不知是毛氈，還是被單；樓下的石塔旁的草地上，好像有人在奔走跳躍，這大概是保姆陪着洋孩正在玩耍。四圍的短垣，雖不能見屋後有否繞遍，但儘足表演它的「朱門自一家」了。我常常想：帝國主義者，藉着不平等條約，在我們國境裏，到處可以借基督教作政治和文化的侵略，在我們中國人的每一個人的腦裏血裏，注射些「臣服」的奴性的毒劑，像我的家鄉的嵯縣，他們——帝國主義——也來造起一座巍然的福音堂。差幸我們貴鄉裏的人，不需要他們的「福音」，所以到現在仍早發達不起來。

由石門進去，便有石級可登，第一層的門，是南開的，八圍圍繞着的

石欄，可以憑眺，也可以俯矚，倚欄南望，不過是又形的山灣，灣中有數十畝田地，幾村人家，一灣碧水而已。

到了第三層，因為門向西開，所以得見南港窠從南面的山坳，緩緩流來，流到了近城的去處，爲溪中嶙嶙峇峇的巉岩所阻，激成雪白的無窮的碎浪，并發出澎澎湃湃巨風似的水聲。溪岸上本是一條仙遊通永泰的大路，這時，落在我們後面的隊伍，正在開到，蜂蟻似的人馬，颯颯颯颯的旗幟，由塔上望去，確是動魄的奇觀。

我一口氣登到了塔頂，向下一望，不覺心驚；因爲石欄的已失，尤足使我慄慄危懼。我坐下來，盤着膝定了定神。舉目看去，遠山是蒼蒼地只見山峯；近山是幕幕地罩住雲烟；更近的，能見到一條一條裂痕似的山

路，和一些生於岩土，不能長進的松樹。那離城甚近的一山，却有蒼鬱的松林，一直迤邐到溪口。松林中透起了縷縷寒煙，煙又化成雲，倏即不見。溪邊的埠頭，有四五個婦人，正在洗衣，搗衣的杵聲，微微的送到耳鼓裏來，但是仔細一聽，却是寂然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想來定是心裏起的作用了啊！

我盤坐在塔頂，差不多有半句鐘之久，嘴裏只是嚼着剛才從塔的簷石縫裏拔來的毛莖芯，雖然西風送寒，却未到極目興盡，實在不願下去。

回來的時候，從那所樹蔭下蒼頡得像古寺的建築物旁邊走過，原來不是寺，却是「三元祠」。雙門緊掩，寂然無聲，不知裏面住人沒有？更不知「三元」是誰？

## 溫泉觀浴

離永泰城南五里，有一個溫泉，也可以叫做琉璃泉。據去洗滌過的說，水從地底湧起來，不用煮就是熱的；且生瘡生癬的人去洗濯一過，有把瘡癬都治好的効力。

一天下午，我和 W. B. 兩位同志，到那溫泉所在的那裏去，看看是怎樣的溫泉。走到渡頭，逢着了軍醫處二位軍醫官，於是一同渡過江去。他們二位是福州人，能講本地話，因他們的口音，不會走着一里差路。過了聯奎塔相近的一條嶺，又轉了幾曲田灣，到時，覺得確有四五里路程。



三面是田，一面是山，有一所四簷相齊的房子建在中間，所謂琉璃泉，還在房子裏面。房子近路處，有一座樓梯，我們上樓後，見樓上一桌，一牀，一茶爐，一水烟管，三四茶杯，有二人笑容款迎，想來定是在此的賣茶者。樓有窗，倚窗下眺，只見方方一泉，像撰高低的石條鋪在泉邊，泉水黑濁，有許許多人在泉中洗澡，赤條條一絲不掛，并且相互激着水，嬉嬉嗟嗟，真是不雅。人體美嗎？模特兒嗎？我實在不敢贊同；或許所見都非女性，所以無藝術眼光的我，看不出來，也未可知。如雲如霧的水蒸氣從泉面，一直騰到樓上來，鼻管受着，確有一種琉璃氣味，這足使琉璃泉的名稱，加一番證實了。我下得樓去，到泉面上細細一看，浮見着無數垢膩和皂沫，隨着泉流的汨汨而汨汨。我伸了一個手指，浸入泉中去

試了試，確是熱得很，大約有華氏表五十多度的模樣。

我們幾人，並沒有洗，不過觀看了一回。

十六，十二，九，冰  
泰

温泉概論

八六

## 兵燹記實

我最憂慮的，是明天前進的路線，曾爲敵人敗退之所經，非但找不到人蹤，就是鷄鳴犬吠，也將寂然無聞；只有可免逆軍搶擾，槍掠，姦淫的山鳥們，才能依舊留在那裏，作荒涼的點綴。至於我們，就我過去的經驗而說，每每飢火中燒的時候，要想從小鎮裏村落上去買一點充饑的糕餅，簡直萬不可能，即欲買點土產的番薯一類東西，也不可得。所以在未走之先，我着實有點擔心。

記得前月間，我們從適中向漳州前進，途過和溪，水潮，金山圩，龍

山等鎮，但見每一鎮上，都是寂寂然，不是門兒鎖閉，就是屋空無人，絕少開鋪營生者；其中雖有幾家鋪子還開着門，但朝裏一看黑黯黯地櫃倒架傾，一應細軟貨物，已經乾乾淨淨，僅留有幾個老嫗們，駝肩曲背，拚着死看守門戶而已。尤其是和溪，水潮兩處最爲冷落悲涼。

那一天過午時分，我們走到一處，問之識路的同志，知道就是水潮鎮。進得鎮去，只見街上東一塊，西一塊，無非斷椅破桌，更有那高一堆，低一堆的稻草，亂散街心；有幾家排門關着的，倒不見什麼，有幾家的窗門戶牖，却七穿八落，早被移去作柴薪，或當鋪板了。我一直從上街口，走出下街口，這樣算一個大鎮，不見一個百姓，真是淒涼啊！

離鎮不多遠處，有小小的一個村落，看那房屋的形狀，好像是大家。

我這時，正苦着饑，想着那處或者能夠買到些充饑的東西，反正爲時尚早不妨過去看看，想罷，就從田塍路上走過去。

到得那裏，仍是寂無一人。我向着一家鎖着的門縫裏窺了窺，只見裏面黑漆漆地，在牆孔裏好像有三個木主，另外有一張床，一個大龔，餘無一物，想來定是預先搬逃了的。從這一家，繞過籬笆，籬笆盡處，另是一家，小小的門兒開着，我就走了進去，原來是個灶間。但見灶上有鍋孔而無鍋，灶樑上有三四隻筷子，一隻很醜醜的碗。還有小小一包鹽，已經是撒散了。灶旁一隻水缸，水缸中還有一條短凳，細看這缸却未敲破。由灶間再向內進去，像是一間內房，有一張四柱的木床，床上鋪的稻草，已是亂鬆鬆的，不整貼了。走出房外，就是簷下，只是滿散着稻草比豬牢都不

如，塔下有三處埋鍋造飯的遺蹟，灰屑，菜葉，布片，柴梗，……錯錯綜綜，骯髒得不堪言狀。還有倒落在地上的米飯，已被太陽晒得不像飯乾了。沿着塔走過去，看見一堆鷄鴨的毛，因血液而黏在泥上，其餘的，因風四散，且有吹到廳堂之上的。堂的裏角有三塊板，底下用石塊墊得平平地，原來是脫卸下來的大門啊。

我在堂前立了一回，私念這一家，本來可以安安逸逸地，在這樣小村落，度着父母妻子兒女一夥兒的生活，有這樣的住宅，想來定不必愁米爨薪。如今却灶突無烟，室可羅雀，不知避往何處？他日回到舊居，見着這樣窻破牆毀，門移牆傾，這樣鎖斷壁穿。鷄死狗奔，其將傷感到怎樣？痛哭到怎樣？我一邊想着，一邊便從大門走了下來。

大門口亂解着大便，若非我當心，至少要踏着幾腳。有幾件敵人的灰色軍衣軍褲，也丟在那裏，全不思一縷一絲，都是取之於民脂，却拿來當作拭穢之具，真真非殺不可，非殺淨不痛快！

要想買些東西充饑的我，半點鐘的光陰，却費在參觀經過兵燹的冷落的人家，贏得一種傷感，真是初非所料。

離宿營地約有十里路的一處，我正休息着，有一個派他在中途造粥的勤務兵，問我有否吃過粥，我答他沒有。他接着說：「今天真是困，水潮相近三四里的地方，遍尋無一家有錢的，後來在出鎮榕樹下，灣進去家老太婆那裏，她算還有一只八尺錢。真真要命！」

十六、十二，十，永泰



兵變記實

九二

## 到達福州

十六日天尙未曙時，我們就離開永泰的青年會，趕到南溪江的船埠，跳上船後，坐了好久，天仍未明，耳中只聽得一片喧喧擾擾，船舷激撞的聲音，正是熱鬧異常。

江中多岩灘，灘流甚急，每過一灘，撐船的把持了前面的長槳，兢兢地用盡全副精神。我當初見了這隻船，輕篷薄板，船身又小，覺得同我們那裏的尖頭船相似，但是所不同的，船頭上有一個很長的槳，槳直不曲，槳梢纏一巨石；及到過灘的時候，才知道這一槳的效能，原來是用以牽掣

船行之過速，和抵住岩礁之碰船啊！一路駛去，兩岸都是高山，不過濯濯然無甚茂林，且少江村，以言風景，殊不及我們故鄉之剡溪的萬一。

是晚船泊莒口，借營於龍山堂。堂似爲某姓之讀書處，因時候已晚，未能將匾額中的姓氏看清。堂後即是岩壁，壁下隙地，栽有花木。折東有一月洞門，出門下塔，另是一樓。塔西有一徑，似可攀登上岩者，惜乎亂草茸茸，月下莫辨路徑。下得塔去，見樓下各室，壁間住際，都貼有集唐詩的聯語，字爲隸書，筆法純熟，玩其聯中意味，似乎是清貧自許，淡視名利，不覺想見主人之爲人，未免使我起幾分羨慕。壁間有數圓牕，伸首外望，見月色橫江，樹影倒地，船泊處，火光點點，因風明滅；耳中但聞得江流澎湃，風搖寒樹，葉落索索，間有幾聲蕭蕭馬鳴，好一片清幽的夜

景。

次早，船向福州掛帆。兩岸盡是橘林，鮮紅色的已熟的橘子，掛滿在綠綠的橘葉中間，真是使人饞涎忍不住要滴下來，欲待停住船，上岸去摘，未免是一種不道德的偷竊，後來看見橘林中有一個小弟弟，W同志就出二毫錢，飭勤務兵上岸去買，買得下來，差不多有半面盆，於是同船的幾位，圍坐着痛痛快快地大吃。

十七日晚，宿營於江口。十八日取旱道向福州前進。過高歧頭，馬寶，樵州等村，傍午才達浦口。只見一江橫阻，渡少人多，待了半時，好不容易渡得江去，我就跨上馬，揚鞭疾馳，霎時就到洪山橋。橋狀很古，多半已經近人修葺。下馬過橋，已是擁擁擠擠，滿是省城來歡迎何總指揮的

士紳，團體代表，軍樂隊……一時也說不了許多；警察局前還排了多輛的汽車，馬車，圍而觀者也比較橋邊爲多。

由洪山橋抵福州城，不過十五里，我無心去坐歡迎我們的汽車和馬車，仍是上馬追隨着周覺生同志的馬後，猛加數鞭，倏忽間，不覺已到福州城。只見得店鋪樓頭，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黨旗，家家戶上，貼着歡迎黨軍的標貼，街上熙熙攘攘，往往來來，真是說不盡的熱鬧，講不完的喧擾。